

通鑑論

一
函
八
冊
函

通鑑論卷三

司馬光撰

香山伍耀光輯錄

高要梁式堃校訂

桂平區柏年初校

唐紀

附錄

擢舞胡爲五品

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尙書李綱諫之高祖不從曰

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出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

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

爲誠哉

太宗誅建成元吉

高祖生四男建成世民立霸元吉高祖得天下立建成爲太子世民

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後建成元吉與世民有隙共謀害之長孫無忌等勸世民先誅二人世民歎曰

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既而羣下力勸世民遂

密奏二人淫亂後宮率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射殺之詔以世民爲皇太子

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

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

士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
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
事非獲己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逼遂至蹠血禁門推
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型
也故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裴矩

上患更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
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

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
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

五品已
上告之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
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謂樂無益於治亂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

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移庭花其聲哀

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

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

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三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

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

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
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
之辱然則韶夏獲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
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功與材
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
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
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
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

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木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于其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脯三日上謂

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輕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之孫永

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太宗絕薛延陀之昏

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

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

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

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成服之耳被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

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

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

志之

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
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
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省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附錄

徐敬業見殺

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

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
傳首神都楊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
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

眞爲叛逆不敗何待

明皇禁風俗奢靡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

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
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

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薛謙光獻豫州鼎銘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具末云上立降

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
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

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
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寶之是侮其君也
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
豈不惜哉

盧懷慎

懷慎滑川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性清儉不營資產所得祿賜隨

散於故人親戚與姚崇同爲相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
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

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
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
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復戾以
竊其各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之與之同心戮力
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
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

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

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東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稚將

兵擊黑水門藝常爲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

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况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

之勢也武藝不從疆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

門藝棄衆間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明勲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

其使者別遣報云己流門藝與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

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
致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
子當察其枉直實門藝而罰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
猶畱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
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
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置太公廟復備十哲

調元十九年春三月丙申初立
宗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

張良配享選古
名將以備十哲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
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
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我戰則
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
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
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
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
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